

荔园情深

■ 潘冬梅

我刚刚和母亲通完电话,她问我:“听说,今年荔枝收成很好,你家荔枝挂果多吗?”

“嗯,不太清楚。”我外出务工十多年,早已不打理家里的荔枝树,只好含糊地应答母亲。

又是一年荔枝季,荔枝即将成熟,这是荔农最期盼的时节,我始终记得。挂断电话,我陷入沉思。

思绪飘回二十多年前,我仿佛看见一家人在荔枝园劳作,其乐融融的模样。依稀记得,儿时的我们不过几岁,总爱爬上荔枝树摘果、掏鸟窝,满园都是无忧无虑的欢声笑语。那时的生活清贫朴素,可家人相伴的朝夕,便是最踏实的幸福。

记忆里的荔枝园郁郁葱葱,枝繁叶茂的果树,像一把把巨大的绿伞,错落撑满整片山坡。我们穿梭林间、忙碌劳作,用心守护着这片绿荫。这一棵棵荔枝树,是旧时一家人的生活支柱,更是平凡日子里的满满希望。我们不敢有丝毫松懈,悉心照料每一株果树,用心维系生活的期

许。荔枝的生长讲究时节、讲究养护,每一阶段的管理都有章法、皆有技巧,半点马虎不得。稍有懈怠,便会影响收成,让一整年的满心期盼付诸东流。

荔枝的孕育,从来都是一场漫长的奔赴。从前一年腊月前,就要按时控梢、喷药防虫,历经一冬一春的悉心养护,直到次年四月,荔枝才陆续成熟。其中的辛劳与不易,只有日日深耕果园的农人,方能深刻体会。那些迎着风霜、踏着晨光的劳作日常,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,岁岁回味,念念不忘。

荔枝树抽出点点花蕾时,满心的希望便化作日复一日、雷打不动的田间劳作。晨曦微露,我们便踏入果园,施肥、除草、浇水、修枝、防虫,日复一日细心呵护着满树芳华。荔枝季忙碌不已,我们却甘之如饴。

为了节省时间、方便劳作,我们常常把饭菜挑到果园里。我们在林间搭起简易的茅草小屋,累了便进屋小憩片刻,饿了便吃上一顿粗茶淡饭,稍作休整

便继续劳作。唯有喷洒农药时,为规避风险、保障安全,不会在屋内饮食。农人生活简单质朴,只求便捷踏实,足矣。

农历三月,青涩的荔枝渐渐蜕变,从果尖开始,一点点晕开绯红。色泽由浅入深、层层浸染,一颗颗荔枝如同点亮的小红灯笼,缀满枝头。温润的清风拂过整片荔园,裹挟着清甜馥郁的果香,漫过层层叠叠的青枝红果。每一颗饱满的果实,都沉淀着四季的时光与汗水;每一缕清甜的果香,都凝结着农人的耕耘与付出。

岁岁年年,我们守护着这片荔枝林。这片果园,藏着平凡人家的烟火希望,承载着一家人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安稳幸福。

一句家常的问询,母亲问的是荔枝的收成,更是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期许。年少日日守望的荔园,如今早已成为我心底最温柔、最难忘风景。

岁岁荔红,岁岁可期,真好!荔枝又红满枝头,人间岁岁皆有新希望!

都峽山的呼吸

■ 劳小颖

告别真武阁,我们的大巴驶向都峽山。如果说真武阁是一场需要凝神屏息的静思,那么都峽山,便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呼吸。这呼吸,是草木的,是云烟的,更是一位隐居老者生命律动的。

车子在山门外停稳,那股属于山野的、混合着泥土与植物清气的风便扑面而来,瞬间洗去了方才在古阁中沾染的沉郁。队伍在此,自然而然地“兵分两路”。一部分精力旺盛的年轻人,笑语喧哗地奔向缆车站,欲“直上青天揽日月”,从云端俯瞰众山;而我们这一支,多是携老牵幼的家庭组合,则选择了更为从容的观光车,意在悠游地、一寸寸地亲近这山的肌理。

观光车在道路上几个转弯,猛地将我们卸在一片开阔的草地。那是一片让人心头发软的草地,绿得厚实,从山脚一直铺到眼前,被秋日阳光晒得暖烘烘的。帐篷三三两两散落着,像草地上自然冒出的彩色蘑菇。人们也成了景——孩子追着影子跑,年轻人举着手机找角度,光斑在他们身上跳跃。热闹是有的,却奇怪地不觉得吵。

山脚与草地相接处,芦苇正长得自在。秋日的阳光斜斜铺过来,把芦花染成淡淡的金色。风过时,它们便挨挨挤挤地窃窃私语,那声音轻得像梦里的对话。就是这样一片野生的、自在的芦苇,让整片山坡都活了起来。

就在这片生机盎然之上,巨大的“佛”字静默地刻在百米的丹霞赤壁上,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,与草地的欢愉、芦苇的野趣形成奇妙的对照。

然而,都峽山真正的底蕴,远不止这面“佛光普照”。它那“道教名山”的声名,早已融在了每一缕山风,每一处崖洞之中。山下古寺深藏,幽洞探秘,香火的宁静与自然的清气在此交织。我们此行的目标,是向上,再向上。并非所有人都选择了缆车,我们这支队伍里,包括我们这对六七十年代的父母,以及我孩子同事和他们的孩子,都决定用自己的双脚,去丈量这山的崇高。

我们以此为起点,从草地与芦苇共生的一侧,开始了登山。真正走进山的肌体,才看清了远观时看不到的细节。赭红色的岩壁上,清晰地呈现出亿万年前沉积的水平层理,像一本厚重的天书。细看之下,除了平整的纹路,亦有波状的起伏,想来是远古水流温柔的扰动;更有一些岩层斜斜插入,构成交错的序列,暗示着某次剧烈的地质变迁。

山路在岩壁与林木间迂回,时而与一些岩洞不期而遇。它们幽邃清凉,有的洞口系满祈福的红布条,香火的气

息与草木的清气在山风中悄然融合。

越往上,山势越是奇崛。那些赤褐色的岩壁上布满了纵向的沟壑,像是被巨斧劈砍过,又经了千万年雨水的冲刷。偶尔能看到岩缝里倔强生长的马尾松,根系紧紧抓着岩层,枝叶却舒展在秋风里。山路一转,视野忽然开阔,能望见对面层层叠叠的峰峦,在薄雾中青郁郁地连绵开去。

沿途经过几个岩洞,大多幽深凉爽。有一个特别宽敞的白云洞,据说以前是修行人住的地方,现在空着,洞口石壁上还留着烟熏的痕迹。再往上走,能看见祝圣寺嵌在崖壁间,飞檐的一角从树丛里探出来。走累了,扶着冰凉的铁栏杆歇脚时,能听见风穿过芦苇的沙沙声,还夹杂着隐约的钟声,一声一声,敲在山谷里。

山路越发陡了,石阶在林木间迂回盘旋。我们这两副老骨头渐渐有些吃力,气息也重了起来。幸得同行的年轻人时时搭把手,孩子们银铃般的笑闹声更是最好的慰藉。更让人心头发亮的,是前方那个传说——他们说,云雾深处的山洞里,住着位86岁却健步如飞的老人。这念头像暗处的光,引着我们一步步向上攀去。

我们真的在岩洞口看见了那位老人。她正坐在石墩上,满脸深深的皱纹,眼神却清亮。问起从前,她慢悠悠地说起小时候躲日本兵,跟着姑妈逃上山。

“住惯了,”她顿了顿,“就不下去了。”

岁月将她从一个少女雕刻成耄耋老人,却神奇地保留了她的矫健。人们说,她行步的姿态,竟如年轻人一般利落,上下这陡峭的山路,对她而言竟是“小儿科”。她在山上开垦了小片土地,种植果蔬,养些鸡鸭,过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生活,偶尔才下山采购些必需品。看着她那红润的面色和从容的气度,你丝毫感觉不到生活的清苦,反而能体会到一种与天地融为一体的、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我站在几步外静静看她。忽然觉得,她就是这座山——战乱时躲进山里,一住一辈子。那些摩崖石刻会风化,庙宇会翻新,只有她,用整整一生在这山里扎根。山因她有了温度,有了心跳。

下山时脚步轻了。回头望去,山顶已隐入云里。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,我们带着一身暮色和山气踏上归程。车里昏昏暗暗的,窗外的暮色正一点一点漫进来。闭上眼,那山顶婆婆清亮的眼神,竟和天边刚亮的星星叠在了一起。

这一日,因着孩子的孝心,我们看了四百年的阁,遇见了山一样的人。

一棵倒地而生的榕树

■ 陈东亮

不知遭遇什么厄运
忽而一阵并不强劲的风
便轻而易举地将你按倒在地
原来你的根底已腐烂
没有主心骨的支撑
你只好无奈地躺下
然而你并没有躺平
侧面有一条细小的根脉连着大地
供养着柔弱的生命
它像一条纤细的小溪
竭力地滋养着一片宽阔的农田
于是你的生命依然蓬勃向上
发出的新枝垂直于母体树干
不理睬同伴冰冷的目光
不理睬世俗鄙夷的嘲讽
任性地展现你的品格
一丛从绿色的枝叶映衬着一方天空
成为偏僻一隅独特的风景
善意的路人为你而驻足
发出阵阵叹息
细心的骚客为你而动容
不惜耗费精力和笔墨
为你谱写一曲生命的赞歌



春日夕晖 叶泽振



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

农耕博物馆

■ 卓桂高

在化州市中垌镇,有一座深藏于乡村村杆坡的农耕博物馆。馆里的老物件源于乡村,乡村便是它们最好的归宿。亲近大地,拥着泥土的芬芳入眠,心灵踏实。

在这里,能目睹昔日的良田,对望山坡上沉眠的“老伙计”,解了相思之苦。亦能为后人诉说着那段艰苦奋斗岁月,追“苦”思“甜”。好一座承载农耕文明、非遗传承的博物馆!凝聚着一代代农人智慧的犁、耙、水车、风柜、煤油灯……它默默守护着,无声胜有声。

农耕博物馆的对面,有一排长廊,三五个长者围坐在一

起下象棋。退休的长者跟躺在农耕博物馆里的老物件一样清闲。只是举棋的手指颤颤巍巍,不是犹豫不决,而是手实在不太听使唤。每每此时,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抬头望一眼对面的农耕博物馆,瞅见昔日的“老伙计”,心里便又踏实了些许。

广场尽头,是杜鹃花长廊。那是年轻人的乐园。花正盛放,在冬日里特别惹眼,宛如少女怀春别样红,从广场口一直绵延到远处的田埂。踏进拱门,一路繁花似锦,落英缤纷,仿佛走进了婚礼现场,玫瑰花瓣铺满一地,浪漫又温馨。靠

近稻田边,有一口小鱼塘,杜鹃花沿着塘边绕上一周,美不胜收。连塘里的观赏锦鲤,亦频频冒出头来观赏美景——你站在水中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看你,惹得观赏台上的小孩大把大把往鱼堆里投喂,笑声震落几瓣落英,随风飘舞,惊起田埂旁边的几只大鹅共鸣。两只狗仔摇晃着尾巴,欲迎还休。

杆坡村正乘着“百千万工程”的东风,谋划以农耕博物馆为核心,将“美丽乡愁”转化为“美丽经济”,推动农耕文化与乡村观光旅游产业有机融合,为当地乡村振兴赋能发展。